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金史

● 吉林人民出版社

金史

卷八七——卷一三五

〔元〕脱脱等撰

张彦博 崔文辉 标点

金史卷八七 列传第二五

纥石烈志宁 仆散忠义 徒单合喜

纥石烈志宁本名撒曷辇，上京胡塔安人。自五代祖太尉韩赤以来，与国家世为甥舅。父撒八，海陵时赐名怀忠，为泰州路颜河世袭谋克，转猛安，尝为东平尹、开远军节度使。

志宁沉毅有大略，娶梁王宗弼女永安县主，宗弼于诸婿中，最愛之。皇统间，为护卫。海陵以为右宣徽使，出为汾阳军节度使，入为兵部尚书，改左宣徽使、都点检，迁枢密副使，开封尹。

契丹撒八反，枢密使仆散忽土、北京留守萧曷、西京留守萧怀忠皆以征讨无功，坐诛。于是，志宁为西北面副统，与都统白彦敬，以北京、临潢、泰州三路军讨之。志宁至北京，而海陵伐宋已渡淮。彦敬、志宁闻世宗有异志，乃阴结会宁尹完颜蒲速赉、利涉军节度使独吉义，将攻之。而世宗已即位，使石抹移迭、移刺曷补来招，彦敬、志宁杀其使者九人。世宗使完颜谋衍来伐，众不肯战，乃与彦敬俱降。世宗问曰：“正隆暴虐，人望既绝，朕以太祖之孙即大位。汝杀我使者，又不能为正隆死节，恐为人所图，然后来降。朕今杀汝等，将何辞？”彦敬未有以对，志宁前奏曰：“臣等受正隆厚恩，所以不降，罪当万死。”上曰：“汝辈初心亦可谓忠于所事，自今事朕，宜勉忠节。”

世宗使扎八招窝斡，扎八乃劝之，遂称帝。世宗使右副元帅完

颜谋衍征之，志宁以临海节度使，都统右翼军。窝斡败于长泚，西走，志宁追及于雾霖河。贼已先渡，依岸为阵，毁桥岸以为阻。志宁与贼夹河，为疑兵，与万户夹谷清臣、徒单海罗于下流涉渡。已渡，前有支港岸斗绝，其中泥泞，乃束柳填藉，士卒毕济。行数里，得平地，将土方食，贼奄至。贼据南冈，三驰下志宁阵。阵坚，力战，流矢中左臂，战自若。贼据上风纵火，乘烟势驰击。志宁步军继至，转战十余合，火益炽，风烟突人不可当。会雨作，风烟乃熄，遂奋击，大破之，于是，元帅谋衍、右监军福寿不急击贼，久无功，右丞仆散忠义请自讨贼，而志宁击贼有功，上以忠义代谋衍，志宁代福寿，封定国公，使蒲察通至军中宣谕之。贼略懿州界，陷灵山、同昌、惠和三县，睥睨北京。会土河水涨，贼不得渡，乃西趋三韩县。志宁方追蹶之，元帅忠义与贼遇于花道，军颇失利，贼见志宁踵其后，不敢乘胜，遂西走。是时，大军马瘦弱，不堪追袭，诸将欲止军勿追。志宁获贼候人，知贼自选精锐，与老小辎重分道，期山后会集，可击其辎重。忠义以为然，遂过移马岭，进及裒岭西陷泉。贼见左翼据南冈为阵，不敢犯。右翼万户乌延查刺击贼少却，志宁与夹谷清臣等击之，贼众大败，涉水走。窝斡母徐莘举营由落括冈西去，志宁追及之，尽获其辎重，俘五万余人，杂畜不可胜计。伪节度使六，及其部族皆降。窝斡走奚中，至七渡河，志宁复败之。贼过浑岭，入于奚中。志宁获贼将稍合住，释弗杀，许以官赏，纵之归，约以捕窝斡自效。稍合住既去，见窝斡，秘不言见获事，乃反间奚人于窝斡曰：“陷泉失利，奚人有贰志，不可不察。”当是时，窝斡屡败，其下亦各有心，稍合住乃与贼帅神独斡执窝斡，诣右都监完颜思敬降。志宁与万户清臣、宗宁、速哥等，追捕余党至燕子城，尽得所畜善马，因至抹拔里达之地，悉获之。逆党既平，入朝为左副元帅，赐以玉带。

经略宋事，驻军睢阳，都元帅忠义居南京，节制诸军。宋将黄观察据蔡州，杨思据颍昌。志宁使完颜王祥复取蔡州，黄观察遁去。完颜襄攻颍州，拔之，获杨思。乃移牒宋枢密使张浚，使依皇统以来旧式，浚复书曰：“谨遣使者至麾下议之。”是时，宋得窝斡党人括里、

扎八，用其谋攻灵璧、虹县，都统奚挾不也叛入于宋，遂陷宿州。括里等谋曰：“北人恃骑射，战胜攻取。今夏月久雨，胶解，弓不可用。”故李世辅与之来攻宿州。归德尹术甲撒速、宿州防御使乌林答刺撒、万户温迪罕速可、裴满娄室，不守约束，不肯坚壁俟大军，辄出与战，由是军败，城陷。刺撒尝遣人入宋界贸易，交通李世辅，受其赂遗，久之，事觉，伏诛。谋克赛一坐故知不举，除名。挾不也母幹里懒，缘坐当死，上曰：“挾不也背国弃母，杀之何益？朕闵其老”，遂原其死。诏撒速、刺撒、速可、娄室各杖有差，撒速、刺撒仍解职。世辅自以为得志，日与括里、扎八置酒高会。志宁以精兵万人，发自睢阳，趋宿州，中使来督军，志宁附奏曰：“此役不烦圣虑，臣但恐世辅遁去耳。”世辅闻志宁军止万人，甚易之，曰：“当令十人执一人也。”括里等问候人所见上将旗帜，知是志宁，谓世辅曰：“此撒合辇监军也，军至万人，慎毋轻之。”大定三年五月二十日，志宁将至宿州，乃令从军尽执旗帜，驻州西为疑兵，三猛安兵驻州南。志宁自以大军。驻州东南，扼其归路。世辅望见州西兵旌旗蔽野，果谓大军在州西，而谓东南兵少不足虑，先击之。以步骑数万，皆执盾，背城为阵，外以行马捍之。使别将兵三千，出自东门，欲自阵后攻志宁军，万户蒲查击败之。右翼万户夹谷清臣为前行，撒毁行马，短兵接战，世辅军乱，诸将乘之，追杀至城下。是夕，世辅尽按败将，将斩之，其统制常吉惧而来奔，尽得城中虚实。明日，世辅悉兵出战，骑兵居前，志宁使夹谷清臣当之。世辅别将以五六千骑为一队，与清臣遇，清臣踵击之，宋将不能反旆。志宁麾诸军力战，世辅复大败，走者自相蹈藉，僵尸相枕，争城门而入，门填塞，人人自阻，遂缘城而上，我军自濠外射之，往往堕死于隍间，杀骑士万五千，步卒三万余人。世辅乘夜脱走。明日，夹谷清臣、张师忠追及世辅，斩首四千余，赴水死者不可胜计，获甲三万，他兵仗甚众。上以御服金线袍、玉吐鹞宾铁佩刀，使移刺道就军中赐之。凡有功将士，猛安、谋克并如陕西迁赏，蒲辇进官三阶、重彩三端、绢六匹，旗鼓笛手、吏人各赐钱十贯。诏志宁曰：“卿虽年少，前征契丹战功居最，今复破大敌，朕甚嘉之。”

宋人议和不能决，都元帅仆散忠义移军泰和，志宁移军临涣，遂渡淮，徙单克宁取盱眙、濠、庐、和、滁等州。宋人惧，乃决意请和，使者六七往反，议遂定，宋世为侄国，约岁币二十万两、匹，魏杞奉誓书入见，复通好。志宁还军睢阳，上以御服、玉佩刀、通犀御带赐之。诏曰：“灵壁、虹县、宿州兵士死者，朕实闵焉。宜归葬乡里，官为赍送，人贖钱三十贯。”凤翔尹学术鲁定方以下猛安谋克，官为致祭。定方贖银五百两、重彩二十端，猛安三百贯，谋克二百贯，蒲里衍一百贯，权猛安二百贯，权谋克一百五十贯，权蒲里衍七十贯。

五年三月，忠义朝京师，志宁驻军南京。五月，志宁召至京师，拜平章政事，左副元帅如故。志宁复还军，赐玉束带，上曰：“卿壮年能立功如此，朕甚嘉之。南服虽定，日月尚浅，须卿一往规画。”六年二月，志宁还京师，拜枢密使。七年十一月八日，皇太子生日，宴群臣于东宫，志宁奉觞上寿，上悦，顾谓太子曰：“天下无事，吾父子今日相乐，皆此人力也。”使太子取御前玉大杓酌酒，上手饮志宁，即以玉杓及黄金五百两赐之。以第十四女下嫁志宁子诸神奴，八年十月，进币，宴百官于庆和殿。皇女以妇礼谒见，志宁夫妇坐而受之，欢饮终日，夜久乃罢。九年，拜右丞相。十一年，代宗叙北征。既还，遣使者迎劳，赐以弓矢、玉吐鹳。入见，上慰劳良久。是日，封广平郡王，复遣使就第慰劳之。皇太子生日，宴群臣于东宫，以玉带赐志宁，上曰：“此梁王宗弼所服者，故以赐卿。”郊祀覃恩，从征护卫，皆有赐，进封金源郡王。

十二年，志宁有疾，中使看问，日三四辈，疾亟，赐金丹三十粒，诏曰：“此丹未尝以赐人也。”使者至，志宁已不能言，但稽首而已。是岁，薨。上辍朝，临其丧，行哭而入，哀动左右。将葬，上致祭，见陈甲柩前，复恸哭之。贖银千五百两、重彩五十端、绢五百匹，葬事祠堂，皆从官给，谥武定。十五年，图像衍庆宫。

志宁妻永安县主妒甚，尝杀孕妾，及志宁薨后，诸神奴兄弟皆病亡，世宗甚惜之，遣使谕永安县主曰：“丞相有大功三，先朝旧臣，惟秦、宋二王功大，余不及也。今养其孽子，当如親子視之。”二十二

年，上问宰臣：“仆散忠义、纥石烈志宁孰愈？”尚书左丞襄秦曰：“忠义兵权精致，此其所长也。”上曰：“不然。志宁临敌，身先士卒，勇敢之气自太师梁王未有如此人者也。”明昌五年，配享世宗庙廷。

仆散忠义本名乌者，上京拔卢古河人，宣献皇后侄，元妃之兄也。高祖斡鲁补。鲁祖班睹。祖胡阑。父背鲁，国初世袭谋克，婆速路统军使，致仕。

忠义魁伟，长髯，喜谈兵，有大略。年十六，领本谋克兵，从宗辅定陕西，行间射中宋大将，宋兵遂溃，由是知名。帅府录其功，承制署为谋克。宗弼再取河南，表荐忠义为猛安。攻冀州先登，攻大名府以本部兵力战，破其军十余万，赏以奴婢、马牛、金银、重彩。从宗弼渡淮攻寿、庐等州，宗弼称之曰：“此子勇略过人，将帅之器也。”赏马五匹、牛一百五十头、羊五百口，领亲军万户，超宁远大将军，承其父世袭谋克。

皇统四年，除博州防御使，公余学女直字，及古算法，阅月，尽能通之。在郡不事田猎、燕游，以职业为务，郡中翕然称治。忽一夕阴晦，囚徒谋为反狱，仓猝间，将校皆惶骇失措，忠义从容，但使守更吏挝鼓鸣角，囚徒以为天且晓，不敢出，自就桎梏。及考，郡民诣阙愿留，诏从之。八年，改同知真定尹，兼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，迁西北路招讨使，入为兵部尚书。

仆散忽土尝与海陵篡立，恃势陵傲同列，忠义因会饮众辱之，海陵不悦，出为震武军节度使。火山贼李铁枪乘暑来攻，忠义单衣从一骑迎击之，射杀数人，贼乃退。改临洮尹，兼熙秦路兵马都总管。海陵召至京师谓之曰：“洮河地接吐蕃、木波，异时剽害良民，州县不能制。汝宿将，故以命汝。”赐绦服、玉具、佩刀。阅再考，徙平阳尹，再徙济南尹。以本官为汉南路行营副统制，伐宋，克通化军。

世宗立，海陵死扬州，罢兵入朝京师，拜尚书右丞。移刺窝斡僭号，兵久不决。右副元帅完颜谋衍既败之于雾霖河，乃拥众，贪卤掠，不追讨，而纵其子斜哥暴横军中，士卒不用命。贼得水草善地，

官军踵其遗余，水草乏，马益弱，贼辄出山西，久无功。忠义请曰：“契丹小寇，不时殄灭，致烦圣虑。臣闻主忧臣辱，愿效死力除之。”世宗大悦。即召还谋衍，勒归斜哥本贯。拜忠义平章政事，兼右副元帅，封荣国公，赐以御府貂裘、宾铁吐鹞弓矢大刀、具装对马及安山铁甲、金牌，诏曰：“军中将士有犯，连职之外并以军法从事，有功者依格迁赏。”诏诸将士曰：“兵久驻边陲，蠹费财用，百姓不得休息。今以右丞忠义为平章政事、右副元帅，宜同心戮力，无或弛慢。”

忠义至军，贼陷灵山、同昌、惠和等县，阵而西行。忠义追之，及于花道，宗亨为左翼，宗叙为右翼，与贼夹河而阵。贼渡河，先攻左翼，偏败，右翼救之，贼引去。窝斡乃以精锐自随，以羸兵护其母妻辎重由别道西走，期于山后会集。追复及于裒岭西陷泉。与贼遇，时昏雾四塞，跬步莫睹物色，忠义祷曰：“狂寇肆暴，杀戮无辜，天不助恶，当为开霁。”莫已，昏雾廓然。及战，忠义左据南冈，为偃月阵，右迤而北，大败之，获其弟裒，俘生口三十万，获杂畜十余万，车帐金珍以巨万计，悉分诸军。贼走趋奚地，遣将追蹙，至七渡河，又败之。既逾浑岭，复进军袭之，望风奔溃，遁入奚中，降者相属于路。诏忠义曰：“卿材能素著，果能大破贼众，朕甚嘉之。今遣劳卿，如朕亲往。赐卿御衣、及骨睹犀具佩刀、通犀带等。就以俘获，均散军士。”窝斡既败，遂入于奚中。高忠建败奚于栲栳山，移刺道取抹白诸奚之家，抹白奚乃降，窝斡势益弱。纥石烈志宁获贼将稍合住，纵之使归，约以捕窝斡自赎，仍许以官赏。稍合住与其党，执窝斡诣完颜思敬降。契丹平。忠义朝京师，拜尚书右丞相，改封沂国公，以玉带赐之。

自海陵遇弑，大军北还，而窝斡鸱张，命将徂征。及窝斡败，其党括里、扎八奔入于宋，宋人用其谋，侵掠边鄙，攻取泗、寿、唐、海州。于是，宋主传位于宗室子昀，是为宋孝宗，虽尝遣使来，而欲用敌国礼。世宗以纥石烈志宁经略宋事，制诏忠义以丞相总戎事，居南京节制诸将，时大定二年也。

忠义将行，陛辞，上谕之曰：“彼若归侵疆，贡礼如故，则可罢

兵。”既至南京，简阅士卒，分屯要害，戒诸将严守备。使左副元帅志宁移牒宋枢密使张浚，其略曰：“可还所侵本朝内地，各守自来画定疆界，凡事一依皇统以来旧约，帅府亦当解严。如必欲抗衡，请会兵相见。”宋宣抚使张浚复书志宁曰：“疆场之一彼一此，兵家之或胜或负，何常之有，当置勿道。谨遣官僚，敬造麾下议之。”是时，已复泗、寿、邓州，请隳其城，迁其民于宿、亳、蔡州，上曰：“三州本吾土也，得之则已。”忠义使将士择善水草休息，且牧马，俟来岁取淮南。初，世宗诏诸将由泗、寿、唐邓三道进发，宋人闻之，即自方城、叶县以来田野皆烧夷之，使无所刍牧。忠义命唐、邓道军刍牧许、汝间。

三年，忠义入奏事，遂以丞相兼都元帅。无何，还军中。忠义与宋相持日久，患夏久雨，弓力易减，宋或乘时见攻，豫选劲弓万张于别库。及自汴赴阙议事，次浚州，宋将李世辅果掩取灵璧、虹县，遂陷宿州。忠义使人还汴，发所贮劲弓给志宁军，与宋人战，遂大捷，竟复宿州。忠义还，以书责宋。宋同知枢密院事洪遵、计议官卢仲贤，遣使二辈持与志宁书及手状，归海、泗、唐、邓州所侵地，约为叔侄国。报书期十一月使入境，宋又使人来言，礼物未备，请俟十二月行成。忠义以其事驰奏，请定书式，且言宋书如式，则许其入界，如其不然，势须遣还本国，复禀其主，若是往复，动经七八十日，恐误军马进取。世宗以诏谕之曰：“若宋人归疆，岁币如昔，可免奉表称臣，许世为侄国。”忠义乃贻书宋人，前后凡七，宋人他托未从。忠义移大军压淮境，遣志宁率偏师渡淮，取盱眙、濠、庐、和、滁等州，宋人惧。而世宗意天下厌苦兵革，思与百姓休息，诏忠义度宜以行。

四年正月，忠义使右监军宗叙入奏，将近暑月，乞俟秋凉进发。诏从之。宋使胡昉以右仆射汤思退书来，宋称侄国，不肯加世字。忠义执昉留军中。答其书，使使以闻。诏曰：“行人何罪，遣胡昉还国。边事从宜措画。”八月，诏忠义曰：“前请俟秋凉进发，今已八月，复俟何时？”先是，忠义乞增金、银牌，上曰：“太师梁王兼数职，未尝增也。”至是增都元帅金牌一、银牌二十，左右副元帅金牌各一、银牌各十，左右监军金牌各一、银牌各六，左右都监金牌各一、银牌各

四，三路都府银牌各二。乃定南界官员、百姓归附迁赏格。

元帅府获宋谍人符忠。忠前尝至中都，大兴府官诘问，忠执文据，及与泗州防御判官张德亨知识，由是获免，厚谢德亨，德亨受之。忠具款服，乃奏其事于朝，于是，大兴少尹王全解职，德亨除名。和议始于张浚，中更洪遵、汤思退，及徒单克宁败宋魏胜于十八里庄，取楚州，世宗下诏进师，于是宋知枢密院周葵、同知枢密院事王之望书一一如约，和议始定。宋遣试礼部尚书魏杞，崇信军、承宣使康潁，充通问国信使，取到宋主国书式，并国书副本，宋世为侄国，约岁币为二十万两、匹，国书仍书名再拜，不称“大”字。大定五年正月，魏杞、康潁入见，其书曰：“侄宋皇帝育，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。”魏杞还，复书“叔大金皇帝”不名，不书“谨再拜”，但曰：“致书于侄宋皇帝”，不用尊号，不称阙下。和好已定，罢兵，诏天下。以左副都点检完颜仲为报问国信使，太子詹事杨伯雄副之。

忠义奏官军一十七万三千三百余人，留马步军一十一万六千二百屯戍。上曰：“今已许宋讲好，而屯戍尚多，可除旧军外，选马一万二千，阿里喜称是，步军虞候司军共选一万五千，及签军一万，与旧军通留六万。富强丁多者摘留，贫难者阿里喜官给，富者就用其奴。其存留马步军于河北东西、大名府、速频、胡里改、会宁、咸平府、济州、东京、曷速馆等路军内，约量拣取。其西南、西北招讨司，临潢府、泰州、北京、婆速、曷懒、山东东西路，并行放还。”诏近侍局使裴满子宁佩金牌，护卫丑底、符宝祗候驼满回海佩银牌，谕诸路将帅，以宋国进到岁币银绢二十万两、匹，尽数给与见存留及放散军充赏。曾过界者，人给绢二匹、银二两，不曾过界者银二两、绢一匹。阿里喜绢一匹。谋克倍军人，猛安倍谋克。押军猛安谋克年老有劳绩者，量与除授。又诏曰：“其令一路全罢者，先发遣之。”赐忠义玉束带。三月，诏曰：“如大军已放还，丞相忠义宜先还，左副元帅志宁、右监军宗叙留驻南京，余官非急用者并勒还任。”

忠义朝京师，上劳之曰：“宋国请和，偃兵息民，皆卿力也。”拜

左丞相，兼都元帅。大定初，事多权制，诏有司删定，上谓宰臣曰：“凡已奏之事，朕尝再阅，卿等毋怀惧。朕于大臣，岂有不相信者？但军国事，不敢轻易，恐或有误也。”忠义对曰：“臣等岂敢窃意陛下，但智力不及耳。陛下留神万几，天下之福也。”

大定六年正月，忠义有疾，上遣太医诊视，赐以御用药物，中使抚问，相继于道。二月，薨。上亲临哭之恸，辍朝奠祭，赙银千五百两、重彩五十端、绢五百匹。世宗将幸西京，复临奠焉。命参知政事唐括安礼护丧事，凡葬祭从优厚，官为给之。太宗正丞竟充敕祭使，中都转运副使王震充敕葬使，百官送葬，具一品仪物，建大将旗鼓，送至坟域，谥武庄。

忠义动由礼义，谦以接下，敬儒士，与人极和易，侃侃如也。善御将士，能得其死力。及为宰辅，知无不言。自汉、唐以来，外家多缘恩戚以致富贵，又多不克其终，未有兼任将相，功名始终如忠义者。十一年，诏曰：“故左丞相忠义族人，及昭德皇后亲族，人材可用者，左副点检乌古论元忠体察以闻。”二十一年，上思忠义功，勒铭墓碑。泰和元年，图像衍庆宫，配享世宗庙廷。子揆，别有传。

徒单合喜，上京速苏海水人也。父蒲涅，世袭猛安。合喜魁伟，膂力过人，一经闻见，终身不忘。天辅间，从金源郡王娄室为扎也，甚爱之。天会六年，以功为谋克，寻领娄室亲管猛安。元帅府闻其才，命权左翼军事。皇统二年，为陇州防御使。以兵十五人败宋兵二百于高陵，以兵五百人败宋兵二千于秦州，以兵八百人败宋兵三千五百于凤翔。以二谋克拒饶风关，宋兵二千来夺其关口，奋击败之，诸军乃得过险。迁平凉尹，再徙临洮、延安尹。是时，关、陕以西，初去兵革，百姓多失业，合喜守之以静，民多还归者。天德二年，为元帅左都监，陕西统军使。贞元二年，以本官兼河中尹。正隆六年，为西蜀道兵马都统。

世宗即位，以手诏赐合喜曰：“岐国失道，杀其母后，横虐兄弟，流毒兆庶。朕惟太祖创业之艰难，勉膺大位。卿之子弟皆自军中来

归，卿国家旧臣，岂不知天道人事？卿军不多，未宜深入，当领军屯境上。陕右重地，非卿无能措画者。俟兵革既定，即当召卿，宜自勉之。”大定二年，复为陕西路统军使。未几，改元帅右都监。表陈伐宋方略，诏许以便宜从事。转左都监。破宋兵于华州。

是时，宋吴玠侵古镇，分据散关、和尚原、神叉口、玉女潭、大虫岭、石壁寨、宝鸡县，兵十余万，陷河州、镇戎军。合喜乞济师，诏以河南兵万人益之。合喜遣丹州刺史赤盏胡速鲁改以兵四千守德顺，吴玠以二十万人围之。统军都监石抹迭勒将兵万人，破宋兵于河州，还过德顺，驻兵平凉，求益兵于合喜，以解德顺之围。合喜遣万户完颜习尼列、大良顺，宁州刺史颜盏门都各将本部兵，合二万人，以顺义军节度使乌延蒲离黑统押之，与迭勒会。吴玠闻之，使偏将兵五千人来迎，前锋特里失乌也、奚王和尚击败之，追至德顺城南小溪边，玠自将大军蔽冈阜而出，乌也等驰击之，迭勒、蒲离黑继至，并力战，日已暮，两军不相辨，乃解。已而，玠报云：“宋主遣使至，两国讲和，请各罢兵。”玠遂遁去。蒲离黑亦引军还。自宋兵围城，至是凡四十余日乃解。

初，德顺在围中，押军猛安温敦蒲里海身先士卒，力战未尝少挫，及救兵至，围解，蒲里海之功为多。顷之，吴玠复来犯陕西州郡，兵十余万。诏以兵七千益合喜兵，号二万人，庆阳尹乌延蒲辖奴、延安尹高景山分领之。彰化军节度使璋、通远军节度使乌延吾里补、宁州刺史移剌高山奴、京兆少尹宗室泥河、恩州刺史完颜谋良虎，皆备军前任使。宋人驱率商、虢及华山、南山之民五万人，来围华州。押军万户裴满挾刺欲坚壁守之，猛安移剌沙里刺曰：“宋兵虽多，半是居民，不习战，不如击之。于是挾刺以骑兵千人败宋前锋，追至其大军，亦败之，斩首五千余级。已而，璋败宋姚良辅军于原州，宋戍军自宝鸡以西，至于大虫岭，皆自散关遁去。

顷之，吴玠闻赤盏胡速鲁改、乌延蒲里黑军已去德顺，率兵号二十万，复据德顺，陷巩州、临洮府。临洮少尹斡石烈骚洽死之，诏赠官一阶，赐钱五百贯。合喜以璋权都统，习尼列权副统，将兵二万

攻之。连战，宋兵虽败，璘恃其众，不肯去，分其兵之半，守秦州。合喜乃自行，驻水洛城，东自六盘山，西抵石山头，分兵守之。当德顺、秦州之两间，断其饷道，璘乃引去。

都统璋、副统习尼列邀击宋经略使荆皋，自上八节至甘谷城，杀数千人。习尼列擒宋将朱永以下将校十二人。宋张安抚守德顺，亦弃城遁，速鲁改邀击之，所杀过半，擒将校十余人，遂复德顺州。宋之守秦州者，亦自退。高景山定商、虢，宗室泥河取环州。于是，临洮、巩、秦、河、陇、兰、会、原、洮、积石、镇戎、德顺、商、虢、环、华等州府一十六，尽复之，陕西平。诏书奖谕，赐以玉带。诏陕西将士，猛安，阶昭毅以下迁两资，昭武以上者迁一资，谋克，阶六品以下迁两资，五品以上迁一资。押军猛安，阶昭武以上者迁一资，昭毅以下、武义以上迁两资，昭信以下，女直人迁宣武，余人迁奉信，无官者，女直人授敦信，余人授忠武。押军谋克，武功以下、忠显以上迁两资，忠勇以下，女直人迁昭信，余人迁忠显，无官者，女直人授忠显，余人授忠诒。正军，有官者迁一资，无官者授两资。猛安赏银五十两、重彩五端、绢十匹，权、正同之。正军人给钱三十贯，阿里喜十贯。战没军官、军士、长行，赠官赐钱有差。

五年，置陕西路统军使，兼京兆尹。元帅府移治河中府。统军使璋朝辞，上曰：“合喜年老，以陕西军事委卿，凡镇防利害，可访问合喜也。”七年，入为枢密副使，改东京留守，赐以衣带、佩刀，诏曰：“卿年老，以此职优佚，宜勉之。”九年，入为平章政事，秦睿宗收复陕西功数事，上嘉纳之，藏之秘府。封定国公。

十一年，薨。上方击球，闻讣遂罢。有司致祭，备礼以葬。赙银一千二百五十两及重彩币帛。二十一年，上念其功，迁其孙三合武功将军，授世袭本猛安曷懒若窟申谋克。泰和元年，配享世宗庙廷。

赞曰：大定之初，兵连于江、淮，难作于契丹，谋衍挟功，窝斡横噬，有弗戢之畏焉。世宗独断，召还谋衍，仆散忠义受任责成矣。故曰：“兵主于将，将贤则士勇”，其此之谓邪。纥石烈志宁有言，“受诏

征伐，则不敢辞，为宰相则诚不能。”如知为相之难，固所谓贤也。秦、陇之兵，殆哉岌岌乎。徒单合喜料敌应变若此之审，亦难矣哉。

金史卷八八 列传第二六

纥石烈良弼 完颜守道 石琚 唐括安礼 移刺道

纥石烈良弼，本名娄室，回怕川人也。曾祖忽懒。祖忒不鲁。父太宇，世袭蒲辇，徙宣宁。天会中，选诸路女直字学生送京师，良弼与纳合椿年皆童卯，俱在选中。是时，希尹为丞相，以事如外郡，良弼遇之途中，望见之，叹曰：“吾辈学丞相文字，千里来京师，固当一见。”乃入传舍求见，拜于堂下。希尹问曰：“此何儿也？”良弼自赞曰：“有司所荐学丞相文字者也。”希尹大喜，问所学，良弼应对无惧色。希尹曰：“此子他日必为国之令器。”留之数日。年十四，为北京教授，学徒常二百人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前有谷神，后有娄室。”其从学者，后皆成名。年十七，补尚书省令史。簿书过目，辄得其隐奥。虽大文牒，口占立成，词理皆到。时学希尹之业者称为第一。除吏部主事。

天德初，累官吏部郎中，改右司郎中，借秘书少监为宋主岁元使。是时，纳合椿年为参知政事，荐良弼才出己右，用是为刑部尚书，赐今名。丁父忧，以本官起复。海陵尝曰：“左丞查张浩练达事务，而颇不实。刑部尚书娄室言行端正，无所阿谄。”因谓椿年曰：“卿可谓举能矣。常人多嫉胜己者，卿举胜于己者，贤于人远矣。”改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。良弼音吐清亮，海陵诏谕臣下，必令良弼传旨，闻者莫不耸动，以故常被召问。不逾年，拜参知政事，进尚

书右丞，赐佩刀入宫，转左丞。海陵伐宋，良弼谏不听，以为右领军大都督。海陵在淮南，诏良弼与监军徒单贞抚定上京、辽右。既而，诸军往往道亡北归，而世宗即位于辽阳，良弼乃还汴京。

海陵死，世宗就以良弼为南京留守兼开封尹，再兼河南都统，召拜尚书右丞。世宗谓良弼曰：“卿尝谏正隆伐宋，不用卿言，以至废殒。当时怀禄偷安之人，朕皆黜之矣。今复用卿，凡于国家之事，当尽言，无复顾忌也。良弼顿首谢。窝斡败于陷泉，入奚中，诏良弼佩金牌及银牌四，往北京招抚奚、契丹。还，拜尚书左丞。上言，“祖宗以来未录功赏者，臣考按得凡三十二人，宜差第封赏”。诏曰：“已有五品以上官者，闻奏。六品以下及无官者，尚书省约量迁除。”自是功劳毕赏矣。进拜平章政事，封宗国公。

初，山东两路猛安谋克与百姓杂居，诏良弼度宜易置，使与百姓异聚，与民田互相犬牙者，皆以官田对易之，自是无复争诉。六年十一月，皇太子生日，上置酒于东宫，良弼、志宁同赐酒。上曰：“边境无事，中外晏然，将相之力也。”良弼奏曰：“臣等不才，备位宰相，敢不竭犬马之力。”上悦。进拜右丞相，监修国史。世宗谓良弼曰：“海陵时，记注皆不完。人君善恶，为万世劝戒，记注遗逸，后世何观？其令史官旁求书之。”又曰：“五从以上宗室在省只候者，才有可用，具名闻奏。其猥冗不足莅官者，亦闻奏罢去。”左丞完颜守道奏：“近都两猛安，父子兄弟往往析居，其所得之地不能赡，日益困乏。”上以问宰臣，良弼对曰：“必欲父兄聚居，宜以所分之地与土民相换易，虽暂扰，然经久甚便。”右丞石琚曰：“百姓各安其业，不若依旧便。”上竟从良弼议。《太宗实录》成，赐良弼金带、重彩二十端，同修国史张景仁、曹望之、刘仲渊以下赐有差。

世宗与侍臣论古今为臣孰贤不肖，因谓宰相曰：“皇统、正隆杀臣僚，往往死非其罪。朕委卿等以大政，毋违道以自陷，毋曲从以误朕。惟忠惟孝，匡救辅益，期致太平。”良弼对曰：“臣等过蒙嘉惠，虽薄，敢不尽心。圣谕谆谆，臣等不胜万幸。”良弼请于榷场市马，毋拘牝牡。今官马甚少，一旦边境有警，乃调于民，不亦晚乎。上从之。

八年，选侍卫亲军，世宗闻其中多不能弓矢，诏使习射。顷之，问良弼及平章政事思敬曰：“女真人习射尚未行耶？”良弼对曰：“已行之矣。”同知清州防御事常德晖上书言：“吏部格法，止叙年劳，虽有材能，拘滞下位。刺史、县令，多不得人。乞密加访察，然后廉问。今酒税使尚选能吏，县令可不择人才，乞以能吏当任酒税使者，任亲民之职。”上是其言，谓宰相曰：“朕思庶职多不得人，中夜而寤，或达旦不能寐。卿等注意选择，朕亦密加体察。”良弼对曰：“女直、契丹人，须是曾习汉人文字，然后可。方今大率多为党与，或称誉于此，或见毁于彼，所以难也。”上曰：“朕所以密令体察也。”上谓良弼曰：“猛安谋克牛头税粟，本以备凶年，凡水旱乏粮处就赈给之。”进拜左丞相，监修国史如故。

良弼为相既久，练达朝政，上所询访尽诚开奏，垂绅正笏不动声气，议政多长称上意。以母忧去，起复旧职。是时，夏国王李仁孝乞分国之半，以封其臣任得敬。上以问群臣，群臣多言此外国事，从之可也。上曰：“此非是仁孝本心，不可从。”良弼议与上意合。既而，夏国果诛任得敬，上表来谢。参知政事宗叙请置沿边壕堑，良弼曰：“敌国果来伐，此岂可御哉？”上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高丽国王王晁表让国于其弟皓，上疑之，以问宰相良弼。良弼策以为让国非王晁本心。其后赵位宠求以四十州来附，其表果言王皓弑其兄晁，如良弼策，语在《高丽传》中。

世宗罢采访官，谓宰臣曰：“官吏之善恶，何由知之？”良弼对曰：“臣等当为陛下访察之。”以进《睿宗实录》，赐通犀带、重彩二十端。是年，有事南郊，良弼为大礼使。自收国以来，未尝讲行是礼，历代典故又多不同，良弼讨论损益，各合其宜，人服其能。上与良弼、守道论猛安谋克官多年幼，不习教训，无长幼之礼。曩时，乡里老者辄教导之。今乡里中耆老有能教导者，或谓事不在己而不问，或非其职而人不从。可依汉制置乡老，选廉洁正直可为师范者，使教导之。良弼奏曰：“圣虑及此，亿兆之福也。”他日，上问曰：“朕观前史，有在下位而存心国家，直言为民者。今无其人，何也？”良弼